



陶靖節集卷之四

詩五言

擬古
九首

其一

榮榮窓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
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
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君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
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

其二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
聞有田子春。節義為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
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田疇字子春。漢北平無終人。時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欲遣使奔問。行在無其人。聞疇奇士。乃署為從事。疇將行。道路阻絕。遂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天子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還。虞已為公孫瓚所滅。疇謁虞墓。哭泣而去。瓚怒曰。汝何不送章報於我。疇答曰。云云。瓚壯之。疇得此歸。遂入徐無山中。

其三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眾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

翩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
自從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其四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為飛鳥堂。
山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塲。
一旦百歲後。相與還北邙。音忙松柏為人伐。高墳互低
昂。頽基無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
傷。

其五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說苑子思三旬九食十年著一冠。辛苦無此比。常有好奇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

其六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

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之。伊懷難具道。為君作此詩。湯東澗曰前四句與而此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謂白蓮社中人也

其七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曙東方明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琴。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其八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

饑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

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太子及賓客皆送至易水。

之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

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東澗曰首陽易水亦寓憤世之意說苑鍾子期

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可為鼓也惠施卒而莊子深嘆不言見世莫可語也伯牙之琴莊周之言惟

鍾惠能聽今有能聽之人而無可聽之言此淵明所以罷遠游也

其九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

東澗曰業成志樹而時代遷革不復可騁然生斯時

矣奚所歸悔耶

雜詩十二首

其一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

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此隣。

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其二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其三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藻。今作秋蓮房。
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
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湯東澗曰此篇亦感興亡之意

其四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
觴絃肆朝日。罇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

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
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
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湯東澗曰太白詩云百歲落半塗前期浩漫漫中宵不成寐天明起長歎人生學無歸宿者例有此歎必聞道而後免此此淵明所以惜寸陰歟

其六

昔聞長者言。掩耳毋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

求我盛年歡。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為盛年一毫無復意。去去轉

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

留金。何用身後置。按此詩靖節年五十作也。時義熙十年甲寅。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

遠集縑素百二十有三人。於山西巖下。般若臺精舍。結白蓮社。歲以春秋二節。同寅。協恭。朝宗。靈像也。及

是秋七月二十八日。命劉遺民撰同誓文。以申嚴斯

事。其間譽望尤著。為當世推重者。彌社中十八賢。劉

遺民。張詮。雷次宗。宗炳。周續之。張野等。預焉。時秘書

丞謝靈運。才學為江左冠。而負才傲物。少所推挹。一

見遠公。遽改容致敬。因於神殿後鑿二池。植白蓮。以

覲求入社。遠公察其心。難拒之。靈運晚節疎放。不檢

果不克令終。中書侍郎范甯直節立朝。為權貴譖忌。

山守豫章。遠公移書邀入社。甯辭不至。蓋未能頓委

世緣也。靖節與遠公雅素。寧為方外交。而不願齒社

列。遠公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竟不可訕。按梁僧慧

皎。高僧傳。遠公持律精苦。雖飲酒。米汁。及蜜水之微

且誓死不犯。乃欽靖節風。槩顧我能致之者。力為之

不假郵。靖節反麾而謝之。或與樵蘇田父。班荆道舊

于何庸流。能窺其趣哉。靖節每來社中。一日謁遠公

甫。及寺外。聞鍾聲。不覺顰容。遠命還駕。法眼禪師晚

參。示衆云。今夜鍾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

却迴去。此靖節洞明心要。惟法眼特為揄揚。張商英

有詩云。虎溪回首去。陶令趣何深。謝無逸詩云。淵明

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畧不可人意。遠公

居山餘三十年。影不出山。蹟不入俗。送賓游屐。常以

虎溪為界。他日偕靖節。簡寂禪觀。主陸脩靜語。道不

覺過虎溪數百步。虎輒驟鳴。因相與大笑而別。石恪

遂作三笑圖。東坡贊之。李伯時蓮社

圖。李元宗紀之。足標一時之風致云。

其七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
弱質與運頽。玄鬢早已白。靖節早年髮白素標插人頭。前途
漸就窄。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
有舊宅。

其八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
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麗絺以應陽。
正爾不能得。山谷云正爾不能得乃當時語改作止甚失語法哀哉亦可傷。
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

其九

遙遙從羈役。一心處兩端。掩淚汎東逝。順流追時遷。
日沒星與昴。勢翳西山巔。蕭條隔天涯。惆悵念常飡。
慷慨思南歸。路遐無由緣。關梁難虧替。絕音寄斯篇。

其十

閑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驅役無停息。軒裳逝東崖。
沉陰擬薰麝。寒氣激我懷。歲月有常御。我來淹已彌。
慷慨憶綢繆。此情久已離。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其十一

我行未云遠。回顧慘風涼。春燕應節起。高飛拂塵梁。
邊鴈悲無所。代謝歸北鄉。離鷗鳴清池。涉暑經秋霜。
愁人難為辭。遥遥春夜長。

其十二

嫋嫋松標崖。婉孌柔童子。年始三五間。喬柯何可倚。
養色含津氣。粲然有心理。東坡和陶無此篇

詠貧士

七首

其一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暉。
朝霞開宿霧。眾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及出來歸。
量加守故轡。豈不寒與饑。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湯東潤曰孤雲倦翮以興舉世皆依乘風雲而已獨無攀援飛翮之志寧忍饑寒以守志節縱無知此意者亦不足悲也

其二

淒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
傾壺絕餘瀝。闕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晏不遑研。
閑居非陳厄。竊有愠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見飲酒註原生納决屨清歌暢

高音原憲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

常之樹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辯乃不

見吾心

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妻者

死曾子哭之甲曰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謚爲康寧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

鍾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得仁求義得義其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獎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晉書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迹謂其

已死入見安偃卧問其故答曰大雪人乏食不宜于人令賢之舉孝廉阮公見錢入即

日棄其官芻蕘有常溫採莒足朝食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饑寒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

節映西關

其六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
 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張仲蔚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此士胡不然，寔由窄所同。介焉安其業，所樂非窮通。莊子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人事固以拙，聊得長相從。

其七

昔在黃子廉，黃蓋傳云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彈冠佐名州。一朝辭

吏歸，清貧累難儔。年饑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脩。

詠二疎并序

漢疏廣傳，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太子少傅，在位五歲，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亦善乎？即日上疏乞骸骨，宣帝許之。公卿大夫

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
百兩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歸鄉里日具
酒食故舊賓客與相娛樂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

蔡澤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

借問衰周

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
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
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
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
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

云久而道彌著

東坡曰詠二疎詩淵明未嘗出二疎

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惑者顛倒見
耳東澗曰二疎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荆卿為主報
仇皆託古以自見云

詠三良

并序

三良子車氏子奄息仲行鍼虎穆公歿康公
從治命以三子為殉國人哀之賦黃鳥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謬獲露遂為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
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

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固惟疑。投義志攸希。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葛常之曰三良以身殉秦穆之葬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穆不在三良矣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衆驅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惟柳子厚云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狂使康公能如魏顛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顛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審如是則三良不能無罪然坡公過秦穆墓詩乃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

從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穆公之意也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淮南子高漸離宋意為蕭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

哉劍術疎

魯勾踐聞荆軻之刺秦王曰

奇功遂不成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朱文公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澹看他自豪放得來不

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

讀山海經

按讀山海經穆天子傳止題讀山海

其一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

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

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沉覽周王傳

周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發古塚所獲書也

流觀山海圖

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

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謔。寧效俗中言。

山海經云玉山王母所居又云處崑崙之丘郭璞註云王母亦自有離宮別館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為天子謠曰云云

其三

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

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游。

山海經云槐江之山其上多琅玕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氤氳爰有瑤流其清洛洛平圃即玄圃瑤流上音遙○穆傳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

其四

丹木生何訖迺在峯音密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

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

黃山海經云崑山上多丹木黃華而赤實食之不饑丹水出焉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黃帝是食是饗

瑾瑜之玉為良潤澤而有光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其五

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

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

山海經云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又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

其六

逍遙蕪臯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

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有谷曰暘谷上有扶木註云扶桑在上

其七

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

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山海經云三珠樹生赤水其樹如栢葉皆為珠桂
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載民之國
爰有歌舞之鳥鸞
鳥自歌鳳鳥自舞

其八

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

赤泉結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

山海經云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

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
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山海經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渴欲
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
棄其杖化為鄧林注夸父者神人之名
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

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

山海經云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游于東海溺
而不反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曾紘
曰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
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平生酷愛此作每以世
無善本為恨因山海經詩云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
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
刑天獸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
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

無足怪者因思宋宣獻言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豈欺我哉

其十一

巨猾肆威暴。欽鯁違帝旨。窳窳上音軋下音愈強能變。祖江

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鷓鴣

豈足恃。山海經云鐘山神其子曰鼓是與欽鯁音邳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乃戮之欽鴝化為大

鷓鴣亦化為鷓鴣鳥見即其邑大旱窳窳龍首居弱水中注云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

其十二

鷓鴣當作鷓鴣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生世。當時數

來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生。不以喻

君子。山海經云柘山有鳥其狀如鷓其名曰鷓音洙見則其縣多放士注放逐也青丘之山有鳥狀

如鷓

其十三

巖巖顯朝市。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來。

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

擬挽歌辭三首

其一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日在鬼錄。

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

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劫萬歲後誰知榮與辱
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

其二

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春醪生浮蟻何時更能嘗
殺案盈我前親舊哭我傍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
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一本有荒草無人眠一朝
出門去歸來夜未央

其三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嶮堦馬為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
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祁寬曰昔人自作祭文挽詩者多矣或寓意騁辭成

於暇日寬致次靖節詩文乃絕筆於祭挽三篇蓋出於屬續之際者辭情俱達尤為精麗其於晝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聖賢唯孔子曾子能之見於曳杖之歌易簣之言嗟哉斯人沒七百年未聞有稱贊及此者因表而出之附于卷末趙泉山曰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與自祭文律中無射之日相符知挽辭乃將逝之夕作是以梁昭明采此辭入選止題曰陶淵明挽歌而編次本集者不悟乃題云擬挽歌辭曾端伯曰秦少游將下效淵明自作哀挽王平甫亦云九月清霜送陶令此則挽辭決非擬作從可知矣又曰

晉桓伊善挽歌庾晞亦喜為挽歌每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素山松遇出遊則好令左右作挽歌類皆一時名流達士習尚如此非如今之人例以為悼亡之語而惡言之也

聯句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嘆息
淵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
飭之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務從忘
愛翼之循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
生迷惑

陶靖節集卷之四

陶靖節集卷之五

雜文

桃花源記

并詩桃花源經曰桃花源山在縣南一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障山東

帶鈔鑼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

漁人姓黃名道真

緣溪行忘路

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

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

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

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

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

太守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劉歆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凜。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絳
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唐子西曰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
天下秋及觀淵明詩云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便
覺唐人費力如此如桃花源記言尚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
也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
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
不死者也又云殺鷄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舊說南
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
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
險遠生不識鹽醢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
故壽近歲道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
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
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歎桃源胡仔曰東坡此
論蓋辨證唐人以桃源為神仙如王摩詰劉夢得韓

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與東坡之
論合桃花源記言大元中事詩云奇蹤隱五百韓退
之桃源圖詩又以為六百年洪慶善曰自始皇三十
三年築長城明年燔詩書又明年坑儒生三十七年
胡亥立三年而滅於漢二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為魏
魏四十五年而為晉至孝武寧康三年通五百八十
八年明年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二年乃及六百年趙
泉山曰靖節退之雖各舉其歲盈數要之六百載為
近實而桃花源事當在孝武帝太元十三年丁亥前
數年間任安貧武陵記直據奇蹤隱五百之語輒改
為太康中彼不知靖節所
記劉子驥者正太元時人

歸去來兮辭 并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雅盈室餅無儲
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使

也令長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建

威命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

用于小邑當時刺史得自采辟所部縣令而版授之故云于時風波

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

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

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

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

深媿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詳序意其

艱窶就尋程氏妹喪于武昌任廣云程氏妹從夫姓也情

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
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
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

悵而歎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途其

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間征夫以前路恨晨禿之熹微日欲暮也乃瞻衡宇載欣

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三輔

云蔣詡舍中竹下開三逕唯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

故人求仲羊仲從之游也

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
 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
 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
 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
 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
 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
 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始音試善萬物之得時。感吾
 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

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
 流而賦詩。聊樂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歐陽文忠公曰

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一篇而已李榕非曰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有斧鑿痕朱文公曰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感之病休齋曰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詞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遂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詞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迨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詞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詞盡蹈襲楚辭未甚剪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所謂無首無尾無始無終前非歌而後非辭欲斷而復續將作而遽止謂洞庭鈞天而不澹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

與之同範也。韓子答曰：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郵而去。此去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耻而耻，屈於督郵，必不然矣。東坡曰：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辭，云：幼穉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

五柳先生傳 并贊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

身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

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

人之儔乎。黔婁註 酬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

歎葛天氏之民歎。藝苑唯黃曰：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

以予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為彭澤令去家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淵明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為號焉即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與若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皆誤用也

晉故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并贊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

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

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
勸學從事時亮崇脩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寔故應
尚德之舉大傳傳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
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
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
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
笑喜裒之得君苛君爲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
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
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

九月九日溫游龍山叅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
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溫目左右及賓客
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
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
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
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
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
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朓別
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

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
 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
 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
 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
 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
 郎俄遷長史在朝墮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
 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還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迺
 歸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
 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

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
 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温嘗問君酒有何好
 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
 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
 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
 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温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
 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
 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
 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

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贊曰

孔子稱進德脩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
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
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讀史述九章

余讀史記有
所感而述之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
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箕子
云胡能夷狄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
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為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揮劍
懼茲餘恥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日匪賢俱映日月共飡至言慟由才難
感為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二賢
逢世多疑候詹寫志感鵬獻辭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居災
伎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為貞夫德不百年
汗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歛轡竭來
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東坡曰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盖有感而
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葛常之韻語陽秋
云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九章章者如夷
齊箕子魯二儒三篇夷齊云天人革命絕景窮居貞
風凌俗爰感懦夫箕子云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
代謝觸物皆非魯二儒云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
若人特為貞夫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

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
以耻事二姓而然耶

陶靖節集卷之五

陶靖節集卷之六

賦

感士不遇賦

并序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
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
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
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僞斯興閭閻懈廉退之
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之士或潛玉
於當年潔已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

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

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

導達意氣其惟文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

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韻語陽秋曰藝經云壤以木為之前廣後狹長尺四

寸濶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擊壤於地遠三四十步以手中擊壤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或大

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當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

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

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山嶷嶷而懷影川汪

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淳源汨以

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媿

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

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嗟乎雷同

毀異物惡其上妙筭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

無猜卒蒙耻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誰亮

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祗脩以自

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

爰生之晤言

爰

念張季之終菽

釋

愍馮叟於郎署

唐

賴魏守以納計

尚

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

夫市之無虎眩三夫之獻說悼賈傳之秀朗紆遠轡

於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括人之無

偶淚淋浪以灑袂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

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夷棐老以長饑回早天

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櫛悲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

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

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

色立切不滑也

伊古人之慷慨

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雄

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勸衆人之

悲泣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易傾

胡害勝其乃急蒼旻邀緬人事無已有感有味疇測

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已既軒冕之非榮

豈緼袍之為恥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

襟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閑情賦

并序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辭而

宗澹泊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
流宕之邪心諒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
繼作並固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間多暇復染
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者之意乎

夫何懷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群表傾城之艷色期
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
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曠之易夕感人生之長
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寒朱幃而正坐沈
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

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曲調將半

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

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

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為誓誓祛言切過失也待說文愆字俗作愆

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寘須臾

而九遷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

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為帶束窈窕之纖身嗟

溫涼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髮而為澤刷玄鬢

於頰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願在眉而為

黛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毀於華粧願
在莞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方經年
而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
節空委棄於床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
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與玉容
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充奄滅景而歲明願在竹而爲
扇含妻感於柔握悲白露之最零顧襟袖以緬邈願
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
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契泣擁勞情
結切

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栖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
陰儻行行之有覲交欣懼於中慄竟寂寞而無見獨
悄想以空尋歛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
以志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癭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
寒日負影以借沒月媚景於雲端烏悽聲以孤歸獸
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
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
攀于時畢昴盈軒北風淒淒惘惘不寐衆念徘徊起
攝帶以伺晨繁霜聚於素階鷄斂翅而未鳴笛流遠

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拙意夫人之在
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宋本

云行雲逝而不我留時亦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繁阻山而帶河

迎清風以祛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為會誦邵

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憇遙情於八遐昭明太子序云白璧

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東坡曰淵明作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

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事者

陶靖節集卷之六

